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五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五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6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五三冊目次

經部·書類

尚書傳翼十卷

〔明〕陸鍵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

尚書晚訂十二卷

〔明〕史維堡撰
溫州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八年刻本

一七八

尚書揆一六卷

〔明〕鄒期楨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九年鈔本

四五七

尚書葦籥五十八卷(一)

〔明〕潘士遴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六六三

尚書傳翼十卷

〔明〕陸鍵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傳翼

十卷《提要》

敘陸實存尚書傳翼

通未士人蒐訪於諸家說錄之有

風靡波流尚務新說以相高動

輒自立門戶市本橫出甚至假

借名姓顯攻傳註競相倣效獨是

歷經二百年師傳之所不能出新

奇詭譎之所不能入也吳門蘭鐸

于傳中金壇汪洋于傳外去二家

者皆與傳為門戶者也觀止矣名

家崔起亦其有越而登與之者

實存氏獨訂一編題曰尚書傳

翼諸所發明皆以揚榷蔡氏之緒

而上討于帝王之正傳間有據獨得
據見聞成以補傳注之未及朕而不
鉅博而不泛深而不僻剖而不鑿其
見厚其心苦矣博士家美雁制義
遠廬經傳推肯唯心竭蹶以刊定
大業是以不暇深求而逐奇則赴

說奇則惑人自為至而益無特操
也得望門戶焉是矣實府窮經究
傳求為輔而不求為至主者引之
輔者發之至者闡之輔者車之左
馬不附影則言立行不附經則德
立固世道所關非止佔俾家言

實府為中丞仲鵬公仲子東村穎
異師承有年以繆才醜堂不能逞
白馬炙轂之辨駕黃龍捧喝之譚
而顯於經術窺於傳隨庶幾堂與
矣方且建非常以竟中丞之緒誰
可量乎因其問序不覺慨然為之

論次若此實府聞而跼蹐曰唐虞
三代之風穆矣邈矣夫傳且不敵
望其與未學小子其敢望乎之所
執正於大方者非能翼傳求為傳
翼也凡翼之云皆空中打影以彷彿
御於門戶之間則方乞靈於傳之不

遑若進而窺帝王之精義明光大
吳門金壇二家之業而無剩餘先
生之旨斯乃所為堂與以俟夫得
門而入者予聞之曰夫傳翼之不敢
窺堂與乃其深於窺堂與者也不
能使人巧是巧矣實府願安所授

巧其秘巧哉亟公諸梓

里人陳懿典孟常父撰



尚書傳翼

明長水後學陸

門人建武姚伯燮元燮父計

羊城管天衢最登父閱

光典

首節○史不言德而舉勲即成功文章意若說德者勲則
二之矣君子脩己安百姓都從心起放勲在心體上影狀不
看事業自念慮以至立身行政四海九州無處不是德即無
處不是勲欽明文思渾然一耳于發見之際見其變化不測
有如此者心體本自肅然嚴密洞然不昧燦然緝熙而淵然
通乎微者但欽又是本領能敬便明自然經緯有章不思而

一卷翼虞

意慮深遠四者在帝性中史臣何緣知之都在作用上見欽
明文思原是安己的乃本來面目若謂安於欽明文思是見
以為美而安之便非安己矣允克即安己之時措者惟實故
恭惟克故讓恭者貌之莊允則由中而出矣人孰不欲讓而
勝心難持克惟無我所以能讓也天下平只一恭為國何有
只一讓安己允克故誠不可掩光字虛看指帝之精神動著
說所謂誠則形著動變化如日光火光可見而不可捉乃不
顯之微也聖人德盛實有一段精光不可磨滅處被格在充
身上說參天贊化不外民物亦不著民物著民物便著事業
不可以光言矣人惟不到此地位所以不見被格光景學者
試默坐凝神斯須莊敬和樂亦覺此身有上際下蟠不可限

量者被以覆冒言格以充塞言合被格言方是光字影像
 克明俊德節○就彼格中抽出其切實處俊德是渾成語在
 本體上見克明不可用欽文安允等語合天下國家之性言
 斯謂俊合天下國家之化言斯謂克明以親六句正克明處
 以字貫下非克有心推之也家國天下在克一性中觸之斯
 應耳通主德說不分淺深心方動於此而家國天下已觸於
 此不見有施為漸次克之道孝弟而已真愛根性而不容斷
 德在即親既者盡也已性盡人性自盡註謂親而和之從一
 體上融暢人自親以克之心為心也一光均然故曰平聲
 如形長者影長形短者影短而日月無異照水平故澈平故
 自章昭者性真發現明者傳染一新昭而又明可使知之也

和者元氣流行和滿月落萬川不分而偏故曰協和自無木
 協非克去合之也變即中庸變動之變非但惡者變也人
 脫胎換骨一番革故鼎新之際未免強勉變于時雍則不知
 有變矣史臣深羨于中不覺感嘆形于詞亦是蕩蕩難名意
 時字或作如萬物生育于四時而若其性雖與註不合亦好
 本俊德以言光則光皆實際通天下國家以言俊則德為實澤
 乃命節○治曆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是脩齊治平作周禮
 曆象占候制閏三者兼而曆成要着欽敬字蓋器數者星官
 能按筭而求惟曰昊天則非欽若者不能曆象其理最微與
 廣遠故須欽而在人揣摩憶度之心易起牽合附會之說易
 若欽者精誠足以格天若即欽之當理處謂之人時

可見變通隨時矣雖說曆是推步東是推測然器數相須不
 分而事此專為作曆而設曆成之後還須敬聖人終始只一
 敬此時未即授人特言曆為授時作耳人時觀註允字不專
 指農事說不曰天而曰人者民心即天意如夏葛冬裘渴飲
 饑食氣候所到不期而然竟着神慶全在敬欲人人心天心
 事天事不徒時至而興事也要之曆象作曆無非敬授計非
 而曆意
 分命四節○考驗須渾見若云曆俱已載此情驗其合否則
 晚矣觀實平以殷等字甚有力日星之載於曆者不過以器
 數得之而天運神妙豈可露數盡又須身體躬驗直要新與
 天通而後已術不達天全在此等處着力須有裁成輔相之

道不僅求合成書已也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在克敬心上說
 豈只付之羲和乎天運如環無端必就陰陽消息之際以為
 驗法然於何見其消息也惟候日晷進退以究其氣至之始
 耳至日氣正則一歲節氣無不正矣以日景驗以中星驗以
 人事物化驗析因夷與皆人心不謀而同者又慮人為成相
 習而成則鳥獸囿于氣其動猶出於無心也二十八宿環列
 四方半隱半見各有其時聖人向明而治俱於南方考之鳥
 火虛昂皆分至之昏見南方午位謂之中星也春分日在
 昂則鶉火見于南夏至日在星則大火見于南秋分日在心
 則虛星見于南冬至日在虛則昂星見于南四者昏時皆入
 酉地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星昂星虛是也星不當中而適

當其次則以次言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界於兩次之恆則以象言星鳥是也註授有司者諸凡皆義和自驗惟此使民者驗之民間以皆帝免精神所注○寅寅則不但推遷紀之而且推測以合之矣即欽若意此驗於春分之旦平秩則不但使之由之而又因以察之矣即敬授意此驗乎一春之政殷中也陽生于中至午而極前卯則未及後卯則太過惟仲春卯月為適中也以字無工夫日中驗於春分之日星鳥驗於春分之昏重厥民一句四節俱重民上鳥獸言之聖人體天治曆專為民一年之計在於春乘陽氣之中以赴作興之事安得而不折而天氣亦從此發舒矣○致者致日之致與寅不同夏官測候在南非日出入之虞故于夏至午

時立表測景度其氣之至否也陽精之運逝於壯故當晝而晷度長東方之宿轉於南故既昏而房星見曰正者前此則微而未盛後此則極而將衰惟此建午之月得其正也○錢以其方納也而致敬以送之春之所作夏之所化至秋而成天時人事皆如此春夏獲淺已盡至此漸收斂成實故其氣夷○朔猶月朔之朔終而復始之義在易之艮卦為萬物所成始而成終程子曰艮止也止則復生不止則不生見物之察也三時皆有事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事畢更新須省察之
咨汝義和節○註天體至圓一段皆依當時曆法十九年氣朔分齊為一章惟唐宋諸律為然今後時曆已有餘分不能

皆齊先時之曆亦不齊今曆家所推陽九百六等限所以不准者正以其章部元會之數不同耳只重閏字置閏之說在有六日三字若天體無此五度有奇何必閏惟六日之多又加以月與日會少五日餘所以須閏全為氣盈一週不重朔虛蓋日行恰好三百六十日天行健每過於日非日之遲也二有字重看氣候到此自然有此不是論置閏之法乃指閏為歲時樞耳春夏秋冬以成歲功若不置閏而春入夏子入丑何以成時歲乎使天運而准三百六十日非天道矣惟有過不及而時所值氣所凝若泉多益寡適當其可此所以為天也月之有閏滿損謙益其天道乎朔字與歲字不同歲字是人間所用朔字是天氣一周釐者釐正也即撫於五辰在

元化上做工夫若作訛成易之類則時至而事自起何待帝慮惟其節宣補職故曰養生長收斂若司其一定之度盈虛消息適符其必至之期所謂允也故天地間少而盛壯而老生而殺衰而旺以至愆伏積滯之氣精侵薄餽所磨盪無不就理時行物生天地位萬物育豈不熙哉熙訓廣不必充振但無舛錯無窒礙自然虛通暢時歲成定便是允釐便是熙此見不可不置閏意曰熙以見不拘於定策之謂得曆之神不守曆之迹所以無為也
若時登庸節○萬古時字始于此若時若采只依傳泛言不可泥若時為輔相夫人君向明而治明烏可少煩不用明而自明則順故曰欽明曰克明未嘗故也設則私智守釐勢必

至于累訟乃未然之辭非放廢所能知也人只知效明好而不知其珍世正以此

若采節○功字指其心方且欲鳩僇耳若采乃無為之治豈可喜功乎華言飭貌正狀其喜功曰方鳩則平戾而不顧其後曰僇功則急功而不適其安帝之明德舜之玄德都是靜中作用若靜時只管煩言便將精神擾亂如何能用靜言是違不必既用而後違象則必非恭不必叩中藏而知其不然驩兇認鳩僇為好而贊之不知正其違貌虞

湯○洪水節○方命圮族談作未然以此人而治水必方上命而壞族類若已然則廷臣何為舉岳安得強荐我帝知其不可而復用者憂民之心不能旦夕待鮮非無才獨恃才而

不能行所無事耳欽字家可藥絲之病欲其看滑難勿看滑易也

末節○後世王香輩便稱做孝不知孝者舜所以格天格帝者也克諧以孝不因頑傲而然天經地誥之真如宮商相吐酸相調天動神流恰好合着蒸不格四岳模擬之辭違舜也不知始之不善而終之善也須是孝誠薰灌若有間斷則無以勝其惡矣試執即歷試諸艱帝已心知其人何待於試有鯀崛起事屬非常必令朝野臣民習見至聖事業一旦歷數相及方能心服故試者所以盡其德非疑其形迹易師而以隱微熟察也若說以二女試則舜之德帝豈空同萬一試而不效乃輕棄其女乎妻之正嘉其德耳豈其不悅

虞德之配望其德是相當不可用不驕不做等語註大婦之間三句謂於此可以觀人而益見其賢非於此可以試人而終見其賢也

舜典

首節○聖心所存不可見恒於其費處見之帝克華炳宇宙舜未樹烈何以有華蓋帝之光被部是性真流溢君子戒慎位育性中自有光華蓋宇宙而非發英欽淵微而非威蕩協字從重字來舜未嘗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華不在堯也自華而已協亦非協帝也自協而已華要在舜身上說去不可提堯作主若說堯既有光華則礙下協帝矣乃性體之無二也稽哲二句不分身心且身心亦分

不得極形容華字而重端意自見滯方是著不可籠罩於深沉也惟深沉為有智而淺露非智深沉便智慧便深愈宣朗明者性真虛靈原自條理其經緯成章者其顯微畢照非浮光瀾照者矣天下惟至和厚純粹者至嚴威嚴格恭是性中自有之兢業如則安不如此則不安故曰溫也實理充塞吾心一處未滿便虛無一滲漏便實性體至虛而吾之誠信足以充滿之故曰允塞玄即滯文溫允註謂幽潛非情惻愼也亦見華處故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不顯惟德文之所以為文也德到極處便玄便升揚不緣師錫岳待而後聞者精神不覺潛孚臭味不投自合對協字看故帝嘗謂

予聞以神交矣位不是諸艱當作天位看此乃舜一生行狀若謂舜初年事便隘了

慎微節○要得過化存神意舜德本有叙秩精神總理體段不顯儀刑故所向無不如意慎微須着五典言不作敷教看舜一生處人倫只是愛齊懷慎便是美其精意欽肅處自有一段綢繆邕穆之真機人惟情勝易昵所以不見得美將令五典自五典我自我不能相從舜一當五典便有凜然負罪號泣之恩真如執玉捧盃惟恐失墜使人不覺相遜相親蔚然于邦國之間是五典之美自舜一念之兢業以美之也而分之為百姓之親合之則五典之遜矣不曰百姓從而曰五典從者替瞽瞍而天下定天下之五典皆其典良心真切

自不容解也長江大河無所不納揆字最有味政事莫不揆其宜所以政出於一而天下無廢事也時字重非舜使之叙亦非百揆自叙時至事起化至神流不先不後也舜處側微其于凡百揆度隨到輒治者明德于我而已舜未主四門暫攝四門之事故曰賓夫主則其精神注洽已久故和之易賓則一時相接形神難以驟孚而盛德光輝溢于晉接之頃易曰蠱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言不待觀其行事而化也穆穆不指交接說心和氣和天地太和充滿洋溢自不可間納麓傳雖不言職事然克舉舜敷治亦為洪水之患為多不可做偶然相視說亦不是遇變而鎮以常也聖人即天風雨雷電之天晴雲朗日之天無二境也一團精元流貫天人所

向無非適得吾體者德之玄乃至此乎

格女舜節○詢考底績一時事非待考功以覈所言也詢謀也與敷奏不同帝克時采其咨之憂素切一旦得舜却將平日憂慮盡與謀計而圖之廟堂措之天下若取左券在克原不以謀論責事功在舜亦非以事功踐謬論體用合一言庖己是績盛德之至也不可涉歷試諸艱語可字有味因言以信之也三載底績正見施澤久而人心共戴也績在德上說不是舉功以見德讓德談從或曰之說自歎德不堪也註人字是添出且無所指

正月上日節○舜相二十有八載此特其三載後耳豈克遂於此終帝位乎凡克所欲為未為及已為未竟者舜皆終之

所謂成厥終也

在璿璣節○克曆象此止璿璣象而不曆者曆不必考也一穀當圓天又以寸筵收衆象慮其未悉即悉之而天以積氣往來則動而難執當於毫釐妙忽間密移僭差而不可知在器以成形象象則又定而有常故須察之有窺其妙于器中者亦有悟其理於器外者若只按筴求合不亦拘乎在字即欽若意齊非畫一順其自然適中其則也天運何可齊得察虞便是齊從器中察其精妙自整齊而不可越其中便有調變陰陽節宣氣化意徒按時測候與義和侵職哉肆類節○克尚在而舜儼然主壺朝巡可乎蓋克命之使主祭觀候時巡以示舜有天下天與之人與之也故不重告攝

說要緊在首句一祭則六宗山川群神俱在其中必歷歷若
聖人之誠無虞不到也致寅畏之忱申孚格之道洞一屬
于德弗嗣是俱矣

輯瑞節○聖人無衆寡豈以朝會少而盡其詢察禮意朝會
多而遂不得盡乎且羣后四朝不聞以一而畧而四門穆
亦並未日見也此為攝位而異其禮全是通天下精神
之妙法故來則見之見則班之上不以亟見為數下不以後
至為慢任人情之便耳班瑞不足說需非偽而班也聖人無
偽待天下之心班瑞不可說使諸侯知封爵受之充統攝攝
之榮蓋此時先尚天子安得遂欲羣侯歸心於舜手諸侯執
玉來朝便是輯瑞輯則必自班還提以宣明帝先之德也彼

四門一賓耳尚人：穆：況日觀歌光其精神常有出於羣
班外者一輯一班凜然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氣象
歲二月節○舉祀禮一正朔同制度齊風俗提之昭德於四
海出有期行有方止有事所以國不費而民不勞也巡以代
克不是恐天下改日易月變禮易樂也聖人惟恐精神未洽
故既類禮望又隨方以祭既在璿璣又隨地以合既輯瑞又
隨虞以考自天地民物以至制度文為無一非精神所到世
未有不過化而存神者崇以祭天雖一而四方之民各為一
天隨地祭之使人皆得所天豈以一歲四祭為累乎祭山經
之祭川沉之今不能偏經沉故望而祭取其氣之旁達也觀
后有穆：明：意執贊餘法皆觀中事王以象德常昭精白

垂取羣不失類雁取待時而行雖取守介不失節都自表其
心非以厭舜也時月日雖當在齊之後而敬天之極不繼于
隨方精數故又協之正之即在齊之心也協非合正朔乃以
合天也天時之運日家著有君象故以正言正日就是協時
月康律關氣數而氣數隨風氣以轉移千古曆元以此制破
萬事張設以此經綸通宇宙之元氣洽人心之元神無有不
中不平此在氣機上節宣非以累黍吹管為同也度量衡有
彼此通同無乖戾人情咸平無折閱意情者人文漸著煩簡
損益不能不變通以合帝克制禮初意五器帶五禮言禮定
則器自正曰如其所修之禮也禮之精必附器之粗以錯
陳非特如其制直如其禮之精不是徒取五器之形象肩

比擬之也謂之卒乃復不以時候拘也
五載一巡狩節○通重民說功令雖一展布隨人故註云各
陳項泛指民功說不必添出不善及無功意聖世揀實不揀
名既欲試功何必多此一番言說況共工亦能言誰肯以不
善為言哉此聖人好問好察之心不但奏所以行凡有益國
庇民者無不陳故曰敷廣也即今世條陳之謂明試易兩謂
大人以繼明照四方也言為標功為本奏呈其形明操其鑑
蓋文明之東無微不照非慮其屬易眩欲身親見其行事之
實耳車服不但示寵要着庸字人臣不言功而民居其功至
德不修賞而民為之賞來菽詩云君子來朝何以予之駉車
乘馬玄衮及黼蓋顯此一人為萬民吉康計也

一孝翼虞

肇十二有州節○重資句下皆十二州之事封山濬川不是兩截要見天下大一統而聲教四訖意地平成聖人精勝無慮不貫苟可以利民不法其故分州別境聲自獨見而天下不以為騷苟可防患不徂于安故荒度經營修濬舊城而天下不以為勞州域山川經理之大綱禹盡力溝洫則文跡剔其細目也後世封禪止以祈福而川源隨決脩治而已封山濬川惟聖人纔有此大經理象以典刑節○首七句出罪意多膏災二句即指上說非有二用也重象刑句垂象示人使畏而難犯即有懸而不用意經權渾見五刑設而有流宥鞭朴設而有金贖亦權也膏災之教則重中之輕怙終之刑則輕中之重又權而未始離乎

經也權只是度量取中之意豈以刺定者為經而偶一者為權乎註意自明不可牽對欽哉二句比上深一層從欽中見出他恤來恤憂恤也不特為刑之戕民即使民無逸罰又使刑措不用憂終無解時若謂今日立法後世必有罹之冤者又謂法雖未用而已應斷不可續者俱非聖人之心聖人去法不可用法不可使民入法不可使民出法不可直是惻痾切身故曰惟刑之恤所恤只在刑不論其用不用也不曰惜而曰恤傷之痛之也恤即是欽意從刑中覺其可恤則所恤在民從欽中覺其可恤則所恤在刑聖人百事只是欽舜流共工節○天下止為除害而服便看小了舜矣天下各自當其心當時四族俱著姓根蒂深固孟子謂不汙罪巨室

一孝翼虞

舜初攝便除之而耳目不賦可見作用之神化虞先以七十三載來誅之而待之舜非養奸也其惡未除猶冀一旦並生舜以攝位方始而誅堯所未誅之惡非輕殺也其惡已盈豈容一日同國誅非懼害謂非化日之下所宜有也服非當罪舉措動合民心也二十有八載節○雖紀帝堯君道之終實見帝舜相道之久三載通百姓四海言之此言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月正節○攝也受終於文祖歸也即位也俱格於文祖此代堯守宗廟為祭主也堯祔于廟舜以大義主其祭羣公百辟與天下共盡瞻仰享格之義此不易之禮也詢于四岳節○天下吾身也當使精肱無息不派必待遺賢

而後闢民隱而後達終不廣不通矣聖人求賢如不鑒視民如傷曰四者橫來直去之謂合天下薦舉為薦舉合天下耳目為耳目闢明達主舜身上說闢如三德六德不拘一途明如日月當天容光自照達者一氣相通纖病必覺若求民隱以廣吾見聞便非明達三者俱有作用不是空寄其神也幽滯何以振揚饑寒何以料理開浹決壅觸目洞耳必有以轉壽而通轉危而安者聖人眼界闊用公直看天下就是吾之門與耳目一處未到便是吾門與耳目之有得非為天下計為吾身計也○岳居內統外牧居外承內不可截二分內外咨十有二牧節○雖提為養民然先養而教既教而樂措意

自相承要重虞之得宜說食只在時不違農時也順天時興地利因民所利而利之時舒時泰與元工為闡關也亦能非有詳畧地道惟柔故受抑其心以下之無一不在胞與中能者期必能之密通之地觀化之始此處尚不能何以風遠亦還其良能非強之也博有維持加厚之意不但優禮之允有推心信任意拒絕未盡難字小人易進故以難言其意只為着德元蓋養賢所以及民而又懼任人害之也蠻夷要形容中國順治所謂從欲風動也天子不動遠器即異域向風無足為養道之重而聖人守在四夷非百蠻慕義何以占內治之成

有能養廉節○歸先教而何用養蓋治不進則退必常存養心乃日新不窮聖人之精神一進則天下之功盡起不作而奮元化所到百物自發熙非求加於帝業而風氣漸開當舉而益張大之宅有推心委任意亮惠在大本大原着力道極端於朝廷而九州之物宜自遷法守慎於官府而兆民之分顧咸深明虞便是順虞而奮廉便是亮惠伯禹作司空若謂能稱司空必能稱百揆似看不了意謂禹可宅揆今止司空平水土慈百揆總一機一理仍舊職不過欲其防患則司空之事甚省故可兼行百揆之事微予在念豈其以平成而地之惟時即若時字慈在精神攷上說不着事功禹非好讓惟恐水土未盡平亦真見三臣可百揆耳俞汝往哉時說云三臣貴未竟惟禹成功可兼此任俱是添入蓋深許三臣

果可相但予心既屬之汝直當任之往字要得宅字意震四體以為治分猷念以相從也帝曰弃節○此當乃粒之後民饑須說得細欲民免饑易欲民不阻於饑難兩鳴燠寒風得其時而後百穀成固有樹藝稼穡各盡其能而若有阻其食而饑者此直責之以斟陰酌陽之精神不先時不後時以施其播種使得食之路豁然自開而無所于阻又非特教稼已也曰百穀則凡資生於天倫氣於時無不種：並植而盡物之宜曰播則凡資生於天倫之可到無不教民廣布而盡地之利蓋生殖漸廣則小民易不知稼穡之艱難故欲時加勸課耳下不親遜及寇賊等俱是聖人視民如傷之意不可作實事看了

帝曰契節○不親故不遜親乃親睦真意流洽純是孩提愛敬遜是通得其理反之叙秩初毫不差也非必情卑紀續此心毫未融洽恰當便不親遜雖以勞來振德後未必盡然司教者能不惕然儆乎教數不是以條教為約束直從心之常惺者默悚千條教之間不得不漸以深心而摩以歲月所為愈其難化與冀其速肖之意盡消豁于兢業之天矣蓋教由心法之精微而慎其事即簡已以敬也寬乃教之作用敬原至寬的精神管攝自然約束不煩所謂居敬者行簡也敬寬只一事與君陳寬和有別彼主優將入人說此則耳目無拘手足無迫曠然天高地厚主敬之極功也教數當有勞德此固已敷而提以敬寬故不復言敷之道

一表翼虞

臯陶節○刑官欲平人情先平已情而僅以刑派當罪則淺矣故帝申命之蠻夷不率門庭之寇也治之不治可矣小民乘機作奸腹心之療也釋此不治何從親遜三就三居閭說此皆臯陶已播之法至惟明處方勉臯陶服主服其心說宅者各止其所宜遠而近宜近而遠皆不安其所也服宅二字已當罪而民信之又何云明允要深一步主用刑之心言乃掃除私見一點不污不逆億而先覺所謂明也易言用刑如噬嗑賁旅其象皆取離用刑只在明可知不可復扯刑派說直指震靈不昧之心言德性真明我與民共要使法意民情曉然通暢明則必誠矣允正是明處所謂自明誠也不但信民心直自信其心允而田克實能是允猶所謂允塞

垂益二節○若子：字有味一人之恬躁與百作閭巧樸一人之舒慘與百昌閨性命聖人都要從自身自性上若所以難其人順理治事曰若順理居官曰諧二節重諧字中節謂和若工曰和過巧傷朴任朴無文調其不巧不朴之宜而適常其理也若虞曰和不剪伐則相害取過節則凋生調其生養取用之節而適常其理也天地生成一器有一器之宜一物有一物之性原無可矯拂順其自然而太和在宇宙間矣故舜專命焉二諧字註云和其職在職守上說若如時統似將若子覆說一遍了
典禮節○神吾心之神也嚴之心而已禮只是敬交神特一節耳寅清非僅欲端交神之本也斯須不莊而懷入之雞鳴

一表翼虞

而起覺念正醒夜氣生息本真時露故養心之道以夙夜為先蓋以神惕心不若以心自嚴即念求靜不若以敬止念直即人之生也直惟敬可盟獨覺可質天神浩然常伸無少回曲直即清不直則雜物欲淨盡清明在躬寅直清只一事分開不得要看二惟字此衷惟有一敬更無屈抑何等澄澈有淨即有穢若使去欲之汗以存理之潔亦非清所謂清者亦想像寅直時景象作用功說有主之心曰敬心之本體曰清兩間惟此虛靈之真神以效靈而人以合漠心即神合而體在是矣寅與欽稍別虞廷心法只是一欽
典樂節○至格神方是全功一節不可重了教胃子反輕了格神人註云體用功效廣大深切如此可玩雖云樂教而教

自教樂自樂非全靠樂為教惟樂之動人以氣暢達在心神之微耳直溫四句主教說既教後又以樂和之也不溫不足為直如註意難道教者能以溫而加其直乎溫者直之本體教之循直之本體而已下微此任質而行坦坦乎絕無回互方是胃子之直又須從容和易然後不至於徑情而自遂開襟涵育八荒一團方是胃子之寬又須確然剛果嚴悍有威惟剛能斷而英鋒不欲即無心虐人有悞被其害者臨下忌瓊故以簡為貴而煩文既省則精意宜貫庶不失於傲慢也詩言以下不重作樂說究人心之本來和也人一有志則詩歌聲律一齊都出物感於外情動于中若撥其人生而靜之初而形一篇叶要以舒所自得為懷無不滿志只在性情

上發舒不着詞章且若有迫而不可過者此不可過者正其真心勃發若言不足以暢心而不覺迷唱以漫衍也此不覺揚者正其真機快暢若詠猶藉于辭而不覺天籟之自鳴也至于聲則純乎任真而極人心之致矣而不知其出乎人心而合乎天則者也心到極處自有不可踰之矩而律于此和焉律者聲氣之祖也聲行意律行法其能長能短能清能濁而矢口以成者正其適長適短適清適濁而中的以動者也人聲原從律上發出律原從人聲內合入其間無鬱而未淺之精亦無激而太洩之氣是自然之和蓋本無偏過此偏過者所以聞而神解也舊說泥註謂上四句只是人聲則所謂律者何物耶八音三句只形容和字無奪正是諧聲音凡有

入相濟則諧相侵便奪不獨奪其先後之次如絲竹之音或見蔽於金石之音須調劑得宜使輕重徐疾各不相犯合人神為和則不徒在音律間矣以此立教直還其本然之真和以融其習染之偏過有脫胎換骨手段
帝曰龍節○君子砥節屹然不回諛說之人欲珍之不必果為其所珍也彼且陰售擗排之志陽託摘發之公令聽者不能為善人解即善人亦若無以自解而竟不知其從何證據於是耳目大駭而人心洵矣公道大明之日何至變亂但與諛說諛譽之民不合耳本文只說聖說並無防偽之言蓋諛說之人乃借正論以行其奸所出者未有不是上之命政所入者未有不是下之奏逆恐因命教奏復以售詐耳要奇

九字就果上之所出下之所陳未必悉可封還勅頭可也序不上聞可也須在理上說此允乃通上通下皆信後之上者必可昭定保發之下者必可裨謨謀一時信之此非信之非誠明兼至者不能此是防之于未然事
咨汝二十節○上所告者職也至潤澤之使不墮于職又不拘於職守者則運用之妙存乎二十二人故須敘於在亮上見天工不僅指上文由王遊衍莫非天載調元者固與陰陽相闢關即分元者亦與氣序為周旋先時則抗後時則慢故曰時也曰功則才識使倘猶可勉聚曰天功直于無聲無臭中而妙轉移轉挽之能須有真精神方可通得語意甚深
考績節○三載則功罪未竟序序考績難據準三考則服習久

而議論定便捷者既無悖於易運鈍者亦無苦於難始勤者既不敢終怠改過者亦因歲月自新事功奮起者謂之明事業猥瑣而不煥發者謂之幽唐虞由洪荒而宣洩宜文明不宜洩穠少不奮熙則洩穠之氣鬱而未暢便為幽若不善之人不可一日立於位倘待九載而斥則流毒不深乎考績點陟泛言自二十二人外官品材器各別豈可無法註實謂掛信意不宜入講庶績二句形容立法之善當在帝德上說威者皞皞廣大並育不害並行不悖有天何言而時行物生氣象三苗結黨雖善者亦不得自遂故分背之黨散則援秘連分則習解即引置莊岳意分比亦斥陟事舉三苗不過援比威熙耳

尚書傳翼

明長水後學陸鉉實府父著

大禹謨

首節○易曰君子以懿文德曰文命言身教也不言德而言文自義軒以訖今日備列聖經綸而風開歷數十世漸陶而化洽英華勃發結為文明根幹來有軌範之意有訓行之意承進也註以敬陳什之言為憂治無窮之謨以進於帝也時說作承舜問察之心不是惟文命四教所以祇承虞廷只是教后克艱節○此論語與邦意不同彼主道之難盡言此艱從克字生所謂克舜猶病諸也無可控揣則艱伏有可控揣則艱成艱常乘我則我負我常待艱則艱克蓋不問艱之具有

二卷翼虞

無而密勿之間時察一缺憾之形不徒見之微戒而見之實體必無毫髮不詣其實乃為克如克敵之必勝也艱是當時君臣之心克是當時君臣之力民化工夫都在政又中故原為民設也修治如治骨角治玉石已精益求精主德言敏字正肖君臣之心與力若有迫之而不敢緩于德者非速化也一民未化或化而未敏不可言又故曰乃惇形容艱字允若茲節○允者真見其難也不可分效與事背句○看力觀註中則必有以廣延三句在君身上說去若說效及懈了天下有三脉言路賢路民情君之精神一未貫便梗而不通嘉言三句難在天下稽衆三句難在君心要看伏遠咸三字自古求言之世多伏言非上採不動故自不樂告耳求賢之

多遺賢非上求不動彼自不願仕耳極治之朝多怨恣非澤未深民自不適安耳主言者賢者與斯民心裏說豈不平稽于衆三句比上深一步即克舜猶病意託然非忘等語惟恐一善有遺一才未舉一民未安以傷吾治者稽一察也稽于賢易稽于衆難稽于衆易稽于衆而舍己以大舜一生工夫都在此真見人有餘已不足委心聽受乙強人已開頭最難破此則善與人同不覺爾我俱化不但願連即得所之民有一念仰爵未暢亦是困窮陋即在位之人才猷未得盡展亦是時克着力說惟允得難真勝得難人君一勵精便通朝野顯微之精神通極而反若不克通則帝不于艱處克而于克處克

有出於問察督懲外者矣觀註而惟字不必更著克生平實事講此就是實事也此舉個克艱樣子不是贊辭帝德廣運節○通在德上說上言克艱惟帝故揭帝所以克艱者惟德之盛也廣非覆被有如虛空運非推行有如元氣二字分不開空虛自然不毀元氣自然彌漫只在安允克上想出合四德而兼有何其廣妙四者於莫測何其運四乃字非真無定體而恍惚不可為象也其實一心耳神在聖中文武在聖神中求所為聖者而不得復見為神求所為聖神而不得復見為文武蓋帝人有一德便成一德聖人無方無體每于一德之中備衆德自不容以一德求也廣運是骨子聖神文武是影子皇天三句不重天眷說乃帝德之盛同於